正誼堂全書

口 仁13
743
153

門 七 13
號 743
卷 153

楊大洪集

明治三七年一月二十日
購求

福州正誼
書院藏板

楊大洪先生文集序

有明稱文章節義赫奕古今者莫盛於二楊曰椒山曰大洪一則發奸相於前一則摘逆璫於後而皆不免於巨憝之手嗚呼何禍之烈也蓋二公懷忠義之性抱貞直之操均所謂丹可磨而不可改其色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香玉可碎而不可移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其質賦於天其學成於人夫孰得而撓之者余觀忠烈公大洪先生浩氣磅礴踔厲千秋當主少危疑權璫窺竊之際親承顧命正色抗爭雖羣奸側目有所勿恤方是時忠烈公一諫垣職耳乃諸大臣所欲言而未言者公獨迫切言之諸大臣

所欲行而未行者公輒果決行之一念孤忠明目張膽此其潛消隱禍於將萌而匡扶社稷以勿替者煌煌大節其誰不耳而目之哉奈事權旣定謗議紛然竟以此犯宵小之忌而公亦跼蹐不自安乞身引退得非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者歟無何詔起田間旋司風憲惓惓君國鬱勃於中彼夫奸黨之鴟張婦寺之連橫表裏扶同其燄燄燎原之勢縱曰遽難撲滅而實不得不嚮邇是故公之聲罪致討也惟是賴祖宗之靈或得冀幸萬一而至熟覩乎其勢則早已付生死於度外矣迄今讀公奏疏痛切糾參詞嚴義正直足奪奸惡之魄而斬逆閹之魂至於擊之而勝固國家之福蒼生之幸也一或不勝則爲朱雲之檻爲侍中之血何所不可亦求吾盡吾心而已耳公之言曰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吾不爲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踉蹡赴逮以身之生死歸之朝廷白日冥冥於我何有此心果未嘗死也況天理在人不容澌滅晛見陰消道所固然奕世而下猶知有義士貞臣揭日月而昭雲漢者易名表墓光照汗青尚何所懼而獨不爲君子又何所戀而更甘爲小人哉竊慨當日之媚璫者或爲上公勅書或爲生祠碑版或爲賀殿工之表箋他如像贊榜額種種諛詞一聞二十四罪之諫章儻有人心吾不知其顏赧何地也有眞節義自有

眞文章之果與椒山同不朽而有明二楊之盛迺古莫可及也已余彙刻氣節部因以公爲之殿且弁其端云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秋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楊大洪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上

疏

劾魏忠賢疏
申明禮制疏
敬陳保攝疏
敬述移宮始末疏
乞停內批疏
劾史繼偕疏
慎擇近侍疏

乞清宮禁疏
告病疏
乞歸疏
告岳武穆疏
記
鄭貴妃移宮及召對李選侍移宮兩朝始末記
應山新修儒學記
揭
表明移宮始末揭
被逮時揭

卷之下

序
贈別駕郭公甘雨序
邢太守臺薦序
賀夏明府子蘭兩臺交薦并舉卓異序
賀雪蒼艾父母考績序
贈封君天與吳公暨配鍾太君六十雙壽序
司李鄭公十議序
兵巡朱公城守管窺序
修海虞學志序

艾侯循政紀序

書

候吳安節
答同門
答梅長公
答黃軒籙
與鄒南皋
與楊按臺
寄李本盦
又與鄒南皋

與馮少墟
與蘇吏部
與鄭襄道
寄梅長公
寄翁完虛
與周季侯
又與鄒南皋
寄路吏部
與李夢白
又寄梅長公

與李侍御
寄方孩未
與周守道
與游侍御
寄左浮邱
與谷伯
又寄李本寍
與鄭文水
與熊操江
答李巡鹽

答王御史
答黃汝良
答朱撫臺
答劉大受
與王蕙嶽
又與王蕙嶽
答鄭司理
與鄭司理
與李侍御
答王明珍

答張盤老
在太常時寄同家書
協院時寄同家書
參璫後寄同家書
與高景逸
雜著
賑荒紀事文
祭趙我白老師文
獄中絕筆

目錄終

楊大洪先生文集卷之上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閩中　柳　瑃荊石　陳紹濂尚友　仝校

疏

劾魏忠賢疏

為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聖
恩大干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賜究問以早救宗社事職
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其在內廷
祇供使令灑埽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以循謹奉
法為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横恣縱王振劉

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爲威刼無敢指名糾參職實痛之職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職自負忠直初心并負風紀職掌負皇上起職田間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頼人耳中年淨身夤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

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繆爲小忠小佞以倖恩旣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眞一字抑揚之閒判若天淵傳奉而僞誰爲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諠讓政事之堂幾成閧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鬱歎悶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

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
后封以清宮禁皇上登遂忌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於
翦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强年登
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
之義者禮臣孫愼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
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
部片席不可得顧於護黨氣毆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
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仇於忠義偏不容先
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
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

一則使人喧嚷於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潅交搆陷之
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於柔媚善附之人
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眞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
者爲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
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愼行盛
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眞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
之覆字竊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
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
以伏借用爲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顚倒有常之
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

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狀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屬其私比捏倡無喜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爲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

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於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於仇先帝之

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復肯爲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築愁築怨飲恨吞聲又不止於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廕錦衣明日廕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麤用立

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攀陷皇親也其攀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久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卽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脈託言開鑛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鑛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眞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先結於璧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

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縣監謗之令於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陞敘致士樸卒困頓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於冠紳矣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愼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於以彰忠賢之威燄得矣而國脈則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驕日之手於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褻王言幾成解訓無論玩弄言官於股掌而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乎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傳應星爲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爲之鼓舌搖脣傅繼教爲之投甌打網片語違權則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拏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會閣知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興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横恐未足語此

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賊虜未盡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賊逼城下忠賢固爲首功之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城誠可作眉塢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祖制不蓄內兵卽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漼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寄名內相家丁儻或伺隙謀亂發於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想只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象乎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馳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聖恩寬厚忠賢不自伏罪請

死且閹進有傲邑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
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
住皇上果有此事奈何放虎兕於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
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迹皆得之郎報
招案與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於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
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旣畏
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
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攀附
枝葉或依託門牆或密結居停或投充門客逢其所喜挑
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

背忽移禍福立見閒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爲
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衺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
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卽大小臣工
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
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
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
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卽章奏之上反覺
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
情必星夜馳請一切票擬必忠賢旣到始敢批發嗟嗟天
顏咫尺之閒不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意旨於百里之外事

勢至此尚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
祚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
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
陽之象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益愍不畏死
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益孤及今
不爲早治職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託聖躬之安危何所
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手膽橫已不
能爲下意棘必不肯容人即普天共戴之皇子元良託重
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懽心而不犯其所忌職又不知貴妃
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差池職即欲以死報皇上

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
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麽小豎令內外大小俱坐鉞氊之
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職在兵科時曾參及進忠名在御
前蓋實有見於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嚮邇不意聖明斷之
不蚤養成今日儻復優游姑息再念其隨侍舊人客氏又
從旁巧爲營解不即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爲
皇上策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
及政事上即日斥遣隨諭羣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
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
爲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

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
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皇上大奮
雷霆將忠賢面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勳戚勅法司
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
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
奉聖夫人客氏亦幷勅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毒
宮中其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幷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
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徑已塞如此而
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
職以謝忠賢職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職然職

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誤皇上堯舜之令名卽可以
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
特達之恩知於願少酬死且不憾惟皇上鑒職一點血誠
卽賜施行

申明禮制疏

爲申明禮制以尊朝廷以肅人心以光聖治事臣等恭遇
聖明踐祚百度惟貞凡用人行政有當言者諸臣處無諱
之朝知無不言我皇上大翁受之仁言無不聽臣等惟有
稽首受成快覩太平之盛原不必輕有鎖瀆仰溷宸巖惟
是臣辨事禮科念禮爲四維之首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於

是焉在而總禮綱領則莫要於尊朝廷矣竊見二十年來上下否隔體統頽弛威嚴日成陵替幾不復知有朝廷之尊若不及今申飭將來何所底止用敢撮其大要列爲數端稍佐邦禮之墜以維新政之綱一曰正朝廷嚴肅之禮夫堂陛有體主嚴不主寛昔劉章於外戚亂政之時李勉當干戈搶攘之會尚能彈治喧譁肅清班列我朝禁衛森嚴著在令甲者豈不凜凜日星偶因年來雞籌無唱雉扇希開防衛廢弛出入無禁遂使皇城之內殿庭之前凡游閒無賴販夫乞兒莫不摩肩掉臂於其間每遇午門朝見雜遝無章甚之班行之中閒人挨擠往往拜起未終蜂擁

喧聞如市如此景象豈成法廷近輔臣新奉嚴諭肅清褻慢即當責成該部及巡視皇城錦衣侍衛等官查照憲典參稽近弊於一應出入跟隨人等嚴加整飭法在必行無徒文告如仍前違玩喧譁不成體統容臣等得據實指參痛加懲創其儀仗所設繖扇旌幢等項正先王所謂服物采章以照臨百官者急宜酌令改製以煥觀瞻至閒朝之法會典具載亦當時一舉行以防疏玩務令耳目改觀人心振聳其於新政不無小補矣一曰通君臣接見之禮夫祖宗遺制自御殿視朝而外有午朝御門之儀凡機宜要務與各部大臣委曲而商諮諏詳慎不特傳旨判可否而

已下至庶寮凡衙門有事者分管答應皆得咫尺天顏躬承揚推所以人無不得效其忠事無不得要其妥先朝平臺召對不徒內閣輔臣即各部尚書如蹇義夏原吉馬文升劉大夏等亦嘗屢蒙顧問備極繾綣甚有奏事移日跪不能起命近侍扶掖而興者世宗齋居西苑撰述諸臣不離左右手諭批答宛如家人父子總之君臣情禮最忌隔絕一有隔絕即開蔽蠹諸司職掌最宜宣問一有宣問即便恪共今我皇上聰明天縱虔始勵精諸臣奏請御殿與行奉慰謝恩之禮雖聖躬小有違和亦勉勤接見仰見泰交盛事同符聖祖不待臣等預為申請矣而欣欣相告舉情尤願諸臣奏對之時懇恩開垂宣問如吏部則問其敘用幾人得用幾人務為官而擇人無為人而擇官事有不稱并坐舉主戶部則問其生財若何節用若何屯鹽考成之法無但虛有文章帑藏空虛之故更圖作何料理儻至有事無備何辭不展一籌至於小醜未靖疆事孔棘更當時詰兵部尚書責其調度方略戰守機宜寇盜何時可平邊臣何人足仗黃嘉善嘗自几前稱悉心料理以寬先帝之憂今旣浹旬矣而覈實奏功安在毋得虛為擔荷苟且延捱有負封疆竊妨賢路凡各衙門俱以喫緊事務不時一加詰問庶惰窳知儆職守無曠若臣等職在言路遭遇

聖明自不必爲朱雲折檻之直栖楚碎首之忠儻有處置
失宜輿情未愜者容臣等補牘之外間一出班面奏親奉
處分庶幾上下交通血脈流暢此尤新政之要圖也一曰
昭人臣進退之禮夫進退貴於自決臣子之節也黜陟取
自宸斷人主之權也自邇來章奏寢閣裁決稀聞凡舉世
號爲大奸大貪與頑鈍無恥公論所不容朝野所共棄者
雖章滿公車安然不動或聞言之後奉身而退似屬見幾
然其中亦有事體重大須憑勘處或贓私狼籍合當追究
以先帝寬仁大度悉付之不較故有幸免黜幽之典而悻
悻言歸偶寬斧鑕之條而揚揚故里黑白未分是非莫定

即臺省亦或有之是君子勇退之高反爲小人藏身之固
矣至若先聲奪魄心悸勢寒知怒衆而冤多且抱頭而縮
頸或服闋病痊而不來赴部坐待華遷或旬宣省方而徑
自賦歸若無管攝該部之罰處愈寬將來之效尤無已諸
如此類全非政體伏乞勅下部院凡大小臣工自今以後
凡經彈劾者一一虛公覆奏如屬風聞誣指不妨昭雪若
果有事迹可據罪狀可徵當依考功法分別議處輕則屏
逐降調重則勘問追贓即卿貳大僚與邊腹督撫等官亦
當以國家之事權爲重臣子之體面爲輕宜處者處宜去
者去幸毋槩從格套曲賜勉留往日人心厄塞庶位單虛

人但謂先帝有辦事之人當用而不用臣獨謂有竊位之人當舍而不舍夫用舍原自對立使不肖者得營窟以掌面自安則賢者何能彈冠而連茹繼進此尤正邪消長之機治亂安危之本也一曰申章疏入告之禮夫古來文章有體有要況於奏對尤貴疏明昔先臣戶部尚書韓文屬部郎李夢陽具疏草而囑之曰是弗可文文則覽弗省也是弗可宄宄則覽弗竟也此兩言者可以爲萬世章奏之式自先帝 深宮靜處一槩封章多置高閣於是渺無顧忌掉弄筆鋒言一事而旁及他事言一人而攙入衆人不舉其姓名指其來歷或稱其地或稱其官射覆藏鬮捉風捕影若使先帝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所謂者原其本意祇在郵報之流傳而不思宸衷之採聽但求其含蓄而味長不務爲明白以易曉惟其語涉含糊人可更換於是巧者陰用其脫卸而頑者佯付之不知試問漢唐以來及我朝嘉隆而上有此等奏議否今皇上銳精圖治百官章疏盡入御覽伏乞申飭臣僚凡一應入告之文務在情辭曉暢言簡意盡即如鋤奸斥佞只須櫽括數端不必連篇累牘某人某事直截指摘各撫按勘報錢糧刑名等項亦須逕撮其大要以備省觀不得鈔寫文移累累重復其撫按舉劾司道府縣等官有譽之廉能卓異而人不足以副其

言有劾其貪酷萬狀而罰又不足以蔽其罪是又當勅下
部院定爲畫一之法使舉刺有章勸懲不爽此皆章奏之
體所宜申飭者夫先帝之厭棄章疏也聽之若充耳委之
若故紙不知積厭成玩以至於人主之不見信則言者亦
不爲無過也今皇上方弘止輦之聽而臣子可無納約之
忠此臣所拳拳先爲皇上告而并爲羣臣告者也以上四
款臣蒿目疚心爲日久矣幸玆朝政聿新改觀易聽之日
不避瑣聒亟爲申請儻能俯采末議隨見施行將見禮達
分定內順外嚴之化未必不由于此若夫國家大典如册
立已奉有旨中外快覩盛事在卽大行皇帝皇后喪禮見
在逐節舉行其郊廟經筵等事容臣次第上聞至於臣鄰
在位有懷奸抱慝以爲聖天子新政之蠹者所謂見無禮
於君如鷹鸇之逐鳥雀是又臣之職也其何敢讓焉臣無
任戰慄待命之至

敬陳保攝疏

爲發明聖躬違和之由敬陳保攝萬安之法以昭聖德以
慰中外人心事臣觀尋常士庶人家主人偶有疾病二三
親友猶必尋醫看視一醫無效急爲責逐更求端不忍以
主人性命誤之庸醫而漠不痛心聽之造化而不爲設法
何況臣子之於君父顧有所顧忌而不瀝血披心以告者

我皇上纘承大統以來勵精圖政銳意勤民兼之體節過勞哀思過節以致小有違和原非有沈痾宿積之疾也乃本月十二日十三日諸臣再見天顏大覺丰神清減不似登極之時至十六日恭隨大臣宮門問安旋奉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諭諸臣各相驚駭謂登極之日共見天顏睟穆玉履安和即或小有勞煩何以遽至於是及十七日大選有鄒內官同吏部尚書監打選官印子諸臣敬問聖安並問所以大不安之自乃知外廷所傳進御不節流言果如臣等理度絕不相干全是用藥差誤所致臣等恨不食用藥者之肉剖心以白流傳之誣猶以事出

內廷不敢遽指庶幾聖躬漸近安和亦欲相安無說頃蒙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食不多誰實誤皇上困頓至此臣乃不願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臣者傳聞爲內官崔文昇也文昇不知醫不宜以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爲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以皇上之日日萬幾煢煢哀痛精神不無耗費於法止宜清補文昇投何相反相伐之劑遂令聖體一旦動履艱難眠食俱困如此哉然則前日外傳流言曰興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以蓋其誤藥之奸與文昇之黨四出煽播以掩外廷攻摘文昇之口耳既益聖躬之疾又

損聖德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第有年不聞誤用一藥皇上初用文昇一劑便泄補倒置如此有心之誤耶無心之誤耶有心則齏粉不足贖或其無心一誤豈堪再誤皇上奈何尚置賊臣於肘腋間哉社稷有靈臣民祝願天心效順定卽勿藥然而藥不可廢亦不可不愼也臣謂皇上睡少食少此不是大小諸臣甘食安枕之時閣部大臣恪宜尋諸臣中有知醫者日於宮門前齋心候問同欽召御醫細細講求藥餌多方斟酌封付忠愼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於文昇者懇發司禮監究問處分傳示中外使知聖躬不安全是用藥之誤以解道路紛紛

之口幷請皇上暫輟機務洗心習靜但隨意隨時召皇長子同衆皇子承顏導喜於前以發天性之眞和或又擇一二通書史大義內臣常在左右誦說古聖帝明王痛快可喜之事以淸宸聽以醒脾神如此耳目淸肅精神悅閒旬日之間勿藥之慶定自天保定之矣惟皇上採納又臣前署事禮科接得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鄭養性一揭爲懇乞天恩收回封后成命一事此一事也祖宗典制難干聖明當已有裁決第婦人女子愚不知禮妄不安分臣慮假借之端尚在希覬之念不止請爲皇上一開明其心令自息其妄念可乎夫無上尊稱告播中外必有其名如養性

所稱爲封者尊之以嫡母乎則於大行皇后有礙尊之以生母乎則於本生皇太后有礙或以往日之恩當酬耶今日之情難已耶當年主鬯未定實不聞有調護之深心而此時長君踐祚儘無取於沾沾承奉之虛文矣總之皇后非可以輕乞恩之名天子無可以輕自卑之禮宮嬪無可以妾自尊之事試思聖母慈仁配天育聖辛苦劬垂四十春秋我皇上孝思無極止能崇上皇太后二字之追尊如貴妃當年今日舊眷新恩已是隆厚無涯奈何又多生此必不可萌之妄念哉故鄭養性前日之請收成命正所以善安其姑在皇貴妃今後養老別宮省心冋念凡朝見必須啓請侍御無相攙越更所以善安其分善保全先帝之明德於有終與殊恩於無已也若我皇上垂念先朝寵貴舊人止當天海無所不包雨露無所不霑渥而名分自嚴僭踰難啓亦願詔旨無輕發閤中徒滋中外臣民之惑則宗社幸甚臣愚不知顧忌要以愛皇上保民保社稷之身幷愛及子孫萬世相守之禮而已他非臣所能知也

敬述移宮始末疏

爲敬述移宮始末仰質聖明以昭中外以定人心事前月李選侍移宮一節避至尊之宸嚴還相安之分位此亦宮侍本等事耳但當時所以移宮其始末情形惟護駕諸臣

知之外廷未必盡知也外廷未必盡知之中外臣民則盡不知矣夫在中之眞情景未著則在外之閒猜度轉訛及今不一昭明將醞釀今日之疑端或浸成他時之實錄是亦當事諸臣含濡不言之過矣職偶以侍從小臣屢蒙先帝召見又叨皇上眷顧常入扈從目擊當日情形亦且身在事內再四思維何敢噤不一語請與中外直述其光景可乎每憶先帝憑几之言畱神國事閒亦於選侍鍾情而畢竟再四丁寧則曰輔皇上要緊當時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皇上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職更不勝忿激杞憂以我朝家法甚嚴且召對

外臣內廷更宜何如嚴肅況先帝動念壽宮君臣正相引痛之時而忍於要挾求封作此悍然舉動似非知有顧惜忌憚者萬一事權到手豈僅僅一名封足了其稱制垂簾之意乎哉職是以心口相問憂來無端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先帝又急召諸臣職從諸臣甫至宮門而龍馭上賓矣痛哉是時諸臣謂先帝昨日几前殊於諸臣戀戀今茲夜半急宣當有未盡深語而已不可問矣此時主君爲重宜急入請見一見即呼萬歲以慰人心而守乾清宮內使乃有持挺不容閣部大臣入者職目死忿詈謂先帝宣召諸臣今已晏駕皇長子少未知

安否汝等與宮人閉宮堅阻不容顧命大臣應召請見意欲何爲此初一日卯刻入宮之光景也諸臣攀望遺弓呼號畢恭請見皇上於寢門拜呼萬歲天語答以不敢當者三諸臣懇捧龍軒至文華殿行嵩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民共祈皇上卽日登極諸大臣以儀注未備表箋未上太平正始不宜草率張皇皇上斷以含殮未完祀告未行傳諭從容卜吉而中外諸臣皇皇猶深以本日不登極爲危者蓋先帝變出倉卒上無聖母之憑依中無皇后之慰藉而在旁之蟠結窺伺誰爲可恃以故中外洶洶共有過慮當時臣實妄言今日之事止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極之登與不登此初一日辰刻之光景也是時諸臣又議皇上宜歸何宮有謂卽當責成選侍託以皇上者職思想先帝要緊語意又思想先日挽入推出景象又習聞其上有深相交結之寵貴下有認爲皇親之黨與中心不敢應承但云從來沖齡天子不宜託之素無恩與德之少年婦人耳且選侍如可託皇上必深知之雖强之離而不得如不可託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强之就而亦不可得乃聖駕果徑就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光景也御極之期旣定於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公疏御史左光斗有移宮之專疏蓋皇上一正位九五決無避宮人復返青宮

之理而斷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五日猶抗不奉旨而期且迫矣職是以有正名位參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宮既不得不移移自不得不速新天子舊宮嬪自有定分亦各有定宮即欲加恩選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且避至尊安本分為選侍自處計亦不可謂不遠且深長不然當繼述相傳之初李進忠等乃敢以包天積蠹得挾舊宮嬪踞天子之宮以抗沖年之新主俾登極之後返青宮非理歸乾清未便乘乾伊始遲回於託處之安是尚成其為體統正而朝廷尊也乎哉此初五日午刻職從諸臣於慈慶宮前憤爭移宮之光景也至本日移宮後職隨向諸大臣謂

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妥大臣於此當密有調停即本日緝獲罪璫亦只宜緘厥渠魁無過深求株引此又以令反側子各相安也大抵主上沖齡方其宸居未淨先帝社稷之付託為重則平時之寵愛為輕及其宸居已安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言猶在耳也職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嗟夫保護聖躬肅清宮禁三公大老饒有主持且亦臣子尋常事職又不過從傍與聞末議俱不足言不欲言亦不必言乃再拾陳語瑣瑣言之豈得已乎哉豈得已乎哉移宮之宜速臣等一

時之過計私憂止見皇上之當尊乾清宮之當靜絕不見宮嬪之有可徇亦絕不見移宮之有甚苦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揑倡選侍徒跣踉蹌絕食自裁幷揑稱皇八妹失所至入井者或傳處罪璫過甚甚之有謂內外交通作成此事者使風聞憂時之士誤收爲一時感慨歎惜之資而傳影傳聲之餘或狀作此日不明不白之案事有關係不但在臣臣安敢無言夫初一出宮之議事在呼吸之間初五日移宮之爭事在公卿疏請之後懲前慮後迫目遠心九廟神靈監此熱血若夫緝拿罪璫等人譬如人家主人謝世羣僕相與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創

懲此亦淸蠹破叢之一道只在法司酌情法之平耳且亦於選侍恩禮何與乃至今日有以此過爲選侍惜者職謂盜可使人今日惜選侍無盜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兒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蟠結之羣邪又或得以因緣多事於以保惜先年之寵愛則得矣而輔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反以此爲愉快也與哉況兩奉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噦鸞宮火復奉有選侍皇八妹俱無恙之旨乃知皇上雖念及於孝和皇太后當年之哽咽仍念及於光宗先皇帝前日之欷歔海涵天蓋義盡仁昭己是善處宮闈恩禮之間矣臣區區一念之

愚願與中外昭示者如此今當一陽來復之期又是天心泰轉之會儻蒙聖明察臣之愚赦臣之罪再採臣之言更於皇四弟皇六妹七妹皇八妹時勤召見諭安而優念其弟妹或不妨曲及其母若李選侍者請自上裁再酌加恩數蓋尊愛先帝之愛子愛女當亦聖母之所共喜者幷祈傳知閣部以服中外之心以完堯舜之美以杜傳影傳訛之口臣愚萬幸天下萬幸

乞停內批疏

爲內批屢降空國形成謹昧死上言懇乞聖明慎操威福以存國體以愛人材以維宗社事竊惟生殺予奪帝王御世之大權也是非可否士君子持身之大義也權之所在人主可以行令義之所在匹夫可以行意是故書曰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記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言帝王不可以意爲喜怒也況乎喜怒不出於一人之意而在旁在廷各以其意自爲喜怒哉東廠太監魏忠賢怙勢作威朋奸亂政四年於茲先是滿朝大小臣工交章請劍皇上不即震怒貸以不死且爲之杖御史林汝翥矣且爲之殺屯郎萬燝矣廷臣方欲赴闕叩閽以求聖心轉悟伏念齒馬投鼠事不可磯隱忍包含候其悔禍數月以來寂然靜聽而忠賢亦稍

自斂戢閹中傳宣漸稀方幸其洗腸滌胃嘉與自新詎意包藏禍心乘間報復借覆山西巡撫一事大發難端降吏科都魏大中矣交選員外夏嘉遇矣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上疏自列勒令回籍矣併降升救科臣沈惟炳矣又降升救科臣許譽卿矣數日之間內降斜封層見疊出問之閣臣閣臣不知也甚至旨下而閣臣猶然不知也且公然大言於衆曰不知何妨也是何忠賢大膽如此極哉彼不過託言聖怒云耳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法度者祖宗之法度也皇上亦在祖宗法度之中即欲私喜一人私怒一人不可得奈何皇上不自爲喜怒以忠賢之喜怒爲喜怒哉忠賢又不自爲喜怒以外廷之恩怨爲喜怒哉從此絲綸不必設閣臣黜降不必設部曹是非不必設臺諫止憑忠賢一手躬定太平而附忠賢者不得志於清議日借助於忠賢日夜圖謀暗進百官之圖明註黨人之籍又爲之激怒曰某某將不利於伊也此輩好名多捨不得官更捨不得死不降不怕不杖不止來一箇處一箇再打幾箇管取無人敢一開口忠賢膽悸心驚認以爲眞遂寶其言以爲聖書不問世間何者爲善但與我善者即是善人不問世間何者爲惡但與我惡者即是惡人朝取一人焉而逐之暮取一人焉而逐之始猶小臣漸及大臣

矣始猶斥逐漸及殺戮矣祇知快私人之忿怒不顧損皇
上之盛名祇知逞一已之兇横不顧剝宗社之元氣臣恐
祖宗二百餘年培養之人材不堪忠賢一朝之芟刈祖宗
櫛風沐雨之天下不當忠賢一朝之斷送也忠賢又動稱
皇上法世廟初政以恐嚇士大夫世廟躬攬乾綱首定
大禮其所議之禮政宗廟朝廷之禮也羣臣爭執聖心仁
孝具在明倫大典一書而當年盡罷各鎮守終世廟之朝
絕無內官干預政事而嚴氏父子專擅終不能保其身皇
上若夢寐肅皇帝則忠賢之頭顱正不知安頓何地乃欲
皇上以嗜殺爲法祖是何敢於欺皇上並誣肅皇帝也此

非忠賢之言也從來小人誤人家國必先比附中官中官
專權亂政必先驅逐言官擯除大臣驅除擯逐必先借徑
內批借徑內批必先挑激聖怒必曰朋謀結黨及天下公
論不服人主往往代爲分過曰親裁曰獨攬又援引前代
之異事而同名者以箝制天下人之口自古及今如出一
轍蓋用忠賢者誤忠賢而忠賢誤皇上也即如本朝王振
汪直劉瑾輩其所口銜者何常不曰聖怒不曰結黨而壞
英宗武宗令名者即此三逆豎也而宋之司馬光范仲淹
程頤朱熹等豈非當時皆誣以黨人者哉後世之公論何
如也當我神宗時攻張居正者指爲黨其後攻王錫爵申

時行者亦指爲黨先臣魏允貞亦其一也甚而先帝在東朝且有以爭册立爲黨者夫不黨先帝將黨何人乎今之致位公卿者非其本身即其子孫大抵皆當日號爲黨人者也若使當日無忠義諸臣黨護先帝於心危患深之時但畏禍占風比同三王並封之奸相陛下安得有今日乎然則黨人之名亦何負於國惟奸人借之以欺主空善類耳朱熹有言宰相當以分別賢否忠奸爲已任合天下之人以成天下之事不惟不疾君子之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臣讀書至此未嘗不歎息而流涕也今之善黨者不黨權閹

則黨權相耳彼其噓氣成雷舉足撼岳觸必碎而犯必焦故人樂黨之若夫從宗社立心從君父起見癡愚冷落迂腐拘攣人皆指爲怪物曾無蜉蚍蟻子之援可用力於根本之地未敢口而先陷胷逐秋風而捲敗葉此固天下至孤而可憐人也而橫以黨目之乎然則必舉朝盡黨忠賢而后謂之不黨乎今日之事在南星幸不爲尹旻攀龍幸不爲王越大中等幸不爲戴縉獨惜當汪直時除商文毅外劉珝獨能面斥王越曰汪直行事若公道朝廷署公卿大夫欲何爲珝非其人也猶能爲此言由今觀之珝亦不可及也嗟乎直道難容清修不免憲臣不許持憲禮官不

敢言禮兵垣不敢言兵職方不許言將忠諫謂之瀆擾深
計謂之疑猜公正發憤謂之朋黨此自叔季所不宜有之
事而疊見之聖明之世臣實痛之臣備員九列待罪風紀
附意順旨陷主不義辱職負官莫此爲甚謹冒死上言伏
乞皇上留神省覽法祖宗之懿美全堯舜之令名以票擬
還內閣以黜降還部曹以是非還臺諫即貸忠賢以不死
乞嚴加戒諭令其小心謹愼保全恩寵長守富貴毋代人
操刃擅作威福自取罪殃并戒附忠賢者倚冰易敗鑄錯
不成棄灰之罰將自及崖州之路勿自開臣雖以愚戇獲
罪亦所以忠皇上而報二祖十宗之職分也

劾史繼偕疏

爲邪臣欺罔無忌援銓擬據非宜謹就事糾參以儆官邪
以重要地事臣惟從來權臣壞人國家莫毒於恣睢無上
而實釀於一念之敢爲欺莫惡於笑罵由人而實慣於一
事之不知畏未有明辱大典居之不疑蔑視公論而悍然
罔顧如今枚卜首推吏部右侍郎史繼偕其人以鼎元私
門生莊際昌一事向可聽其攬援佐銓以遺禍夫國家者
臣請爲皇上訟言之我朝收羅賢儁之用極重進士一途
至於殿試第一尤屬御墨親題華文傳誦故文必取其典
重蘊藉字必取其端楷整嚴非爲華國實以尊君此何等

關係何等重大而可以私干者上年三月殿試中式舉人莊際昌對策文卷文理姑不具論其第三行洗刮七字別寫瞭作膠一字監試收卷等官相傳共笑且已傳語閱卷總裁諸臣以爲萬不可進呈矣一堂之中非韙非讚誰爲不聞不見而臚傳之日畢竟際昌爲第一人也寫別字者壓卷豈一榜盡目不識丁多磨刮者先鳴豈諸卷都塗鴉一片此雖閱卷之故宰趙煥總裁之輔臣方從哲或以擁戴念重或以護法情迷朋比私交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罪誠不容逭而門牆桃李之私里黨瓜葛之故先事關通名姓臨時違衆贊成則繼偕也此一段欺君辱國公案比以士師之律繼偕爲造意主謀而趙煥從哲特指使下手之人耳當臺省交參之日銓臣閣臣認罪之時繼偕若猶有人臣禮急宜踧踖自陳直告皇上以門生座主有心接引忘其紕繆有辱大典罪該萬死敬束身席稾以聽皇上斧鉞即不然當際昌抱頭回籍之時少且杜門思過以芒負不自安之意明與天下人士共見之徐俟公論之寬原猶庶幾有大臣畏君畏法之意乃竟無一字一語懺過請罪於皇上之前若以其身爲事外之人以其事爲無甚關涉之事閃身暗地移罪同人捱過一關再進一步繼偕之自爲計則得矣夫且視皇上何如主耶蓋自今日敎習弘

開庶常錦集而是榜狀元安在鼎折其足士喪其元於人文爲無色於國體爲不祥誰實爲之以致於此而到任之日猶然儼以衙門前輩獨坐專席於多士之上不惟顏甲十重亦已目無三尺矣臣不暇遠引劉三吾事例即如皇上近年沈同和之爲假元也取之者誤也非故也主考吳道南去副考劉楚先去湯賓尹之取韓敬也文實無差祇以舊日往來之迹韓敬落拓十年賓尹竟坐是不起豈今日繼偕獨當閃躲溷過竟不可一問信如是吳道南湯賓尹等即當起用而韓敬沈同和可公然無恙也世間寧有此清議哉且自今殿試一典亦可裁省直令主試者高下

其手付之選人發落可耳又何必天子臨軒金吾傳警糊名示慎臚唱示榮黃榜璽揭示重再作此兒戲故事以塗人耳目爲有識者於此方且隱恨隱憂而此欺君藐法者不知何以枚卜首推且將柄持揆地矣夫宰相之職要在用人用人之道要在開誠布公而絕不與以已繼偕未爲相時營私門庇私人無天於上無人於下已若此矣異時大權在握加膝置淵以意顛倒當無所不至夫安能精白一心愛養人才以愛惜人國家皇上聰明神聖照臨臣民近五十年於茲有如此罔上行私臣子可以爲相耶不可以爲相耶會推雖上已票不下聖意淵微定有明斷輦轂

諸臣亦自有陽城呂誨其人臣去年責成輔臣疏中點入鼎元數語亦明以皇上之不信從哲轉告繼偕俾知自裁而兩人竟以規爲塡也嗣是言官中有規其聽人穿鼻者有刺其姓名未協於金甌者有無爲章惇者無爲呂惠卿者近日東閣公會有昌言新參更不如舊參者繼偕都爽然充耳也裝聾作啞頑冥不靈依然從哲後身而大膽恣睢恐且過之噫從哲之後又一從哲天下事已不可爲況又不止於從哲者哉近繼偕因枚卜久催不下意皇上必久勘破其欺罔不忠心迹而公論又已沸騰恐終籠罩人言不住忽圖署銓以行籍制招呼豈欲效當年高拱以閣臣兼冢卿故事乎而不知已非其據矣嗟嗟繼偕趙煥故時不屑銓印推與計臣李汝華署管旣李汝華以有正推辭署矣繼偕枚卜中人而又孳孳取前日之所棄去者何哉兩路徘徊多心顧盼此又謂不得於君則熱中左右望而罔市利者矣方今大小諸臣方以下枚卜爲目前緊著臣固於首推者確言其不可臣豈好爲未然之激論哉亦以目前百事俱廢百蠹俱叢而饑民亂軍所在蜂起內憂外患交幷一時卽有赤心急公二三相臣爲皇上分憂託重已是整理費手若更以欺君藐法一意營私了無愧恥無忌憚之人參與其中定濁亂無章而僉險附之人才氣

運當益厚之毒而速之壞至彼時而後盡言天下事去矣裴延齡之疵已下而後效陽城之痛哭於廷王安石之亂已成而徒歎呂誨之不可及其亦何濟范祖禹之言曰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言於已然則又無及臣不忍天下受已然之禍寧臣受言於未然之過故斷斷以今日相繼偕爲不可至於署銓印之亦不可則於繼偕已事知之矣臣不必多舉隱求傷言官論人正大之體年來假官假印動以千百皆其佐銓時事不能摘發已矣且爲之關說至於三奉堂諭歷苦屬官之所稱朱懋祥者見已假印問遣矣尙安望其銓序人倫而又望其爲救時宰相哉若輔臣

之力引繼偕不過爲身後地耳此等心旌無定牽挽由人豈終有肝膽向人者貽輔臣他日負心之恨傷聖主今日知人之明恐爲身與爲國家兩誤也又願輔臣深長思之矣臣職在封駁不知畏忌仰祈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斷無貽子孫黎民之殆臣不勝瞻仰竦息之至

愼擇近侍疏

爲元良之輔導爲急謇御之關係匪輕懇乞聖明愼擇近侍以成睿德事頃該臣循職掌以册立繼禮卿上請蒙渙綸音擇日具儀中外聞之無不翹首歡呼極口讚揚謂先朝衆舌幾敝乃見成功今時片語甫宣遂定大本此朝廷

宗社之福也龍飛御宇方錫極於太平麟趾紹休將庇我於奕世此亦臣民身家之福也指顧閒鶴禁宏開經筵肆啟凡妙簡官寮以資啟沃輔臣當此際而不仰體宸衷俯收民譽以達海內之望者非夫也度前後左右罔非正人矣抑臣猶有慮焉一日之間親士大夫者幾何時講幄一罷宮正巷伯實爲政矣是故古者諭教有法不惟重凝丞輔弼之選尤擇及綴衣虎賁之流懼一傅之不勝衆咻也今縱詹坊得人而或禁近不擇竊恐貌祇勤於三接情終移於十寒方正之嚴憚何如便辟之狎昵造次之開陳何如讌閒之浸灌閑之以規矩準繩非哲人誰知遵而道導之以戲豫馳驅在沖齡尤易巽於心剏追歡聚樂之場於萬斯億乘閒迎機之巧出鬼入神始猶置規爲瑱久則沃水於石事有不見不聞惑乃易方易向何也情以物遷習與性成其所漸靡非朝夕之故也願陛下加意愼擇使忠直知禮義者周旋左右而無令猥巧狠戾者得以雜進耳臣際此大典宜備引師保之職侈談春華秋實之盛而惓惓以近侍爲言者以古者就傅於外庭後世養尊於深宮卑之無甚高論不欲先聲而後實也非直此也見秀萎而知陰生覩盆冰而識天寒機在防微事貴謀始盛被無感而慨之詣不願世有李文靖之名也如臣心可諒臣言可

採乞陛下明斷施行天下萬世幸甚

乞清宮禁疏

爲登極在卽中外仰瞻乞早清宮禁以正分位事自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願陛下卽日登極用慰輿情而遲迴愼重必待諏吉者固以祀告郊廟未行大禮不容草率尤爲深宮中有先朝選侍欲儼然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懷專擅之實大小臣工心切疑之不敢以宗廟神靈所託重之身輕付之不可倚信之手故力請陛下暫居慈慶宮者實有鑒於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擇別宮而遷之然後奉駕還正乾清此臣等之私願忠於陛下之深心也祖宗之社稷爲重宮幃之恩寵爲輕九卿科道旣有公疏臺臣復有專疏有分疏巽言法言懇懇侃侃總爲陛下正位乾清宮而發選侍智人也所以必欲別宮之故亦旣稔聞矣今臣等靜俟五日矣登極已定明日矣天子旣登大寶豈有還偏處東宮之理而怙恃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逼處於其閒種種情形實爲非分非法且又奉有移宮明旨若仍復借擇吉躭延豈眞欲中外之共主長遜避一宮嬪乎人言紛紛且謂令李進忠劉遜魏進忠等擅開寶庫盜取珍藏豈必欲盡先朝之有而後出宮乎抑指借皇貴妃名色遂目無幼主乎貴妃虛名耳册立雖係先帝遺命開恩

尙在今上新綸況以今日天地神人共主即皇祖與先帝之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列兩宮聖母若在召對之閒亦必加以皇帝尊稱選侍何人非嫡母非生母敢妄恃舊恩曰我貴妃我哥兒此孺子作此大不敬語天下其孰能平之夫禮有當以義斷者分有難以情奪者祖宗典章二百年來相傳天子居正之宮又孰得遷就宮腠聽其悍然頑然敢抗明旨以據之臣謂陛下避居慈慶六日已是恩遇選侍有禮漸再不可長矣仁再不可過矣謂宜勅令選侍之內使如李進忠劉遜等諸人傳知內廷但恪遵天語即是吉祥不必藉口擇日立著移入一號殿養老自便是爲守禮安分猶可望陛下之恩禮或當自後倍加若李進忠劉遜等定當思三朝豢養凜凜焉知所以效忠於先帝之子孫無謂陛下沖齡上方三尺劍幺麼頭顱即不足畏也至於閣部大臣既當鼎軸并宜矢公責成兩朝任用內使中老成忠直者傾以血誠開之報主令日侍起居一切聲色玩好俱不許雜陳於前庶幾志氣清明精神強固萬年有道之長實基於此蓋以先帝聖明同符堯舜祇因前日鄭貴妃亦以保護爲名不離乾清左右雖天啟先帝聖聰隨即謝遣而病體之所以沈痼醫藥之所以亂投人言籍籍至今抱恨談虎色變臣等安得不爲寒心遠慮故此一

移宮事臣言之在今日陛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
從中贊决毋容泄泄再爲姑聽之說亦當在今日以無負
先帝憑几輔陛下要緊之託夫亦惟燕寢之處安而後陛
下之身安諸臣擁護之責亦必如是始可卽安不然但直
駕前奔走清道辟人而根本之地尚未安頓清楚則緹騎
侍衛原不乏人亦取諸大臣僕僕牛馬走其閒哉臣待罪
諫垣茫無短長祇以論劾奸醫崔文昇深防名封淩逼之
漸三蒙先帝召對得隨大臣後與聞顧命此誠千古殊遭
雖捐糜頂踵不足以報先帝之知昨者銀幣之賜尤同諸
大臣特荷恩施君父頒賚義宜祇承而中閒拜命之餘感

愧交集不容不特申諸臣善後之請以效涓埃萬一之報
總之臣一念癡愚過慮止知愛陛下之正始必不可少遜
避之名位計社稷之安危必不可不杜防之微漸且并以
成先帝之寵嬪於禮順心安也若有不思尊天子而曲徇
怙寵之宮人泄泄作一日之悅從萬一大費後來之收拾
此無禮於君之徒九廟之靈必立殛之矣臣悲憤塡集握
筆泣流不勝哀懇待命之至

告病疏

奏爲痌瘝未痊人言偶及新恩難赴懇乞聖明俯容休致
以安愚分事臣本庸才智力淺短遭時之福塵忝梧垣祿

祿負官無與臣比臣於庚申之歲因病乞歸自分得爲大平之民力田奉母於心滿分足矣天慈濫被起補禮科復除太常清秩狗馬病軀不堪驅策仍具疏陳情奉聖旨楊漣著卽前來供職不准辭臣扶掖望闕叩頭謝恩外隨有部咨催臣赴任前病未痊卽擬再申前請因念內察在邇當靜俟幽黜不敢煩瀆天聽今計典告竣罪戾如臣復逃幽黜義當束裝就道矢竭忠貞仰報高厚於萬一乃小人祿薄命蹇舊病日益纏延臣繼母王氏年七十有四素弱多病氣息奄奄不能離臣朝夕臣雖年初逾艾而蒲柳早衰鬚髮半白杜門山居藥不離口母子二人更相爲命況止足之分臣所宜守古人有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臣旣無德可稱又無功可紀偃臥田里冒非次之榮循省懷慙辱恩是懼且有人言侵及不敢瑣瑣瀆辯仰煩天聽今九列濟濟振鷺充庭去臣一人如鄧林飄一葉耳是以萬不得已哀懇聖恩勅下該部察臣病苦眞情別無規避容令致仕卽母子相依得盡天年犬馬銜結期之世世矣

乞歸疏

爲君恩太重臣分難勝引義自安仰祈聖鑒允歸田里以答清朝以全微尙事臣楚鄙豎儒荷蒙神宗皇帝拔置諫

垣本年八月當先帝初登大寶陡膺危病之時臣痛念先
帝毓德青宮憂危艱苦垂三十年乃一旦禍發於女戎不
十日命危於奸豎宿毒蟠據於再世九鼎孤懸於一綫殆
哉岌岌乎此臣子致命報國之秋也臣是以有發明聖體
違和之自一疏自分妄言宮掖指斥陰邪禍當不測乃蒙
先帝過垂採納特賜宣召以一介小臣微主知於病榻委
頓之時蒙特賜於末命彌留之日三生自詫爲奇逢千載
亦誇其殊遇臣即畢命誓死粉身碎骨亦何足以酬天地
之高深而報優渥於萬一也哉乃因前月備述移宮始末
一疏復蒙皇上特諭謂臣言極公極正極眞極切且有志
安社稷忠直可嘉之褒夫移宮一事本末本甚明加以聖
諭諄諄備言宮闈淩逼之根因詳及恩禮篤厚之次第皇
上之量同天海而孝隆唐虞既已昭揭千古矣乃微臣於
此則有大不安者三臣發明移宮之故祗以疑關禁近事
恐傳訛垂簾之祕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嘖起不得不洗發
一番使天下後世曉然知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
疑難恩義之間而已乃旋荷綸綍之褒過徼忠直之譽使
臣區區發揚主德之苦心反爲誇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
安一也當皇上繼離出震之時諸臣共有防微慮隱之意
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羣臣嵩呼者部院大臣周嘉謨等

也初出乾清宮羣璫擁蔽之日捧皇上之右手者英國公張惟賢也捧左手者閣臣劉一燝也臣不過從諸臣之後如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三老竭蹶呼號相應和而已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慚卑末豈可掩人於朝仰藉清平何敢貪天爲力臣之不安二也以祖宗二百餘年之厚澤兼先帝三十餘日之深仁宮禁自就肅清社稷有何阢隉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爲言君幸有子不必心憂杞國之大而臣獨何人乃言手捧虞淵之日受友朋之虛譽猶謂過情叨君父之寵嘉能無深愧臣之不安三也臣受皇上之恩最重最深而負不安之心又最眞最篤臣今日引分自循可以仰報皇上俯全臣節者惟有決去一著而已夫以安社稷爲悅臣兒讀書時節知慕之而人臣立朝又豈有反以忠直爲諱者又況移宮始末了然在人耳目自有聖明之特知在臣亦有何愧怍有何疑沮而必於求去也哉祇緣臣生來薄相蠢具直腸以賦命窮蹇處世骯髒之人而際兩朝知遇之隆被聖明奬諭之過人世之願望與書生之福力至於此極矣今日捧載錫之恩綸披上方之文綺齎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敎子孫以彰君寵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皆寬對詩書而共快卽不幸身先犬馬塡溝壑持此二字以報先帝於

在天見先臣於地下臣可以瞑目安寢且可以笑龍逢比干當年遭遇之窮矣若乃因循繫戀日復一日或不免借上眷以梯榮挾孤忠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向日憤爭謂何始奮鷹鸇之逐而終甘鼫鼠之嚇陰懷蠅蟻逐羶之情而陽附狗馬戀主之迹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豈皇上之所以畜臣也哉夫人臣報主不同有以居官奉職爲報者有以辭官謝職爲報者使臣居官奉職一身之職力幾何一事之治辦幾何若臣一去焉或者知止可以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一身之去不過鴻毛而一念之所全不獨在已此又臣惓惓去國之深衷所欲自效於陛下者也臣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不罪臣臣不敢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迹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同無機無忌之山農野叟歌詠堯天舜日於無窮而已除臣本科印信封付在科聽臣同官題請署管外臣齎本赴文華殿叩頭畢移出城外候旨伏乞聖明鑒臣之愚赦臣之罪放歸田里臣無任戰慄感激待命之至

告岳武穆疏

惟神萬古精忠兩間正氣高山仰止凡士而識字將而枕戈者莫不凜愛死要錢之明訓以刻礪其心烈日當空或忠而被謗直而蒙誣亦莫不引皇天后土之忠言以陰祈

一鑒如漣屋漏內省循知無足比數於前賢而忠愛獨盟則不敢自同於末俗萬歷四十八年當神祖賓天之後先帝不豫之時今上未冊立及初登極之際一倡議鄭貴妃之當移宮與當辭封后一力爭悍妃之不可以託付少主與不可抗拒乾淸總之非杜漸防微之公心則尊王消釁之獨念也此一點血忱如爲官爲名可以逃人耳目必不可欺神明鑒天啟四年見司禮監魏忠賢與乳母客氏表裏爲奸太阿竊弄卽帝子帝妃可以生死任情天語天憲可以喜怒惟意目已無君漸豈可長此漣義不能忍聲罪致參明知彼虎不可撩漣禍不可試祇以當日憑几惓惓

安可今日同人默默庶幾博浪一擊萬一宗社有靈令忠賢稍知主僕之分不至謂外廷無人漣亦可以盡此臣子忠心無但騙朝廷官做也不意微誠不足濟事孤直反以厲階播惡同氣同鄉削籍空國空署今且橫誣以烏有贓私并指前移宮事爲通王安罪案父子長途赤炎蒸背聞者見者不免傷情漣則謂自古忠臣受禍者何獨漣一人卽如武穆王何等功勳而莫須有竟殺忠良何況幺麼直言如漣此行定知不測自受已是甘心但所恨者人借漣以結內外之歡因借忠賢以快恩仇之報如劉一璟周嘉謨等之削籍如左光斗魏大中之踉蹌徒傷明主手滑之

威益亂祖宗干政之制漣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國家大
體大勢所傷實多且恐積威所刼臣僚媚寵如趨而積勢
所成權奸騎虎不下九閽旣已雲深擧國盡爲舌結氣運
攸關有不忍言者惟是仰干神聖大顯威靈默牖帝心少
戢兇燄無枉陷無辜於羅織猶少迴片照於蒙霾雖八千
女鬼亂朝綱之讖若氣數有司而一轉冰霜成雨露之仁
則惟神造化千秋廟食知不忘憂國之心一寸蟻衷定俯
鑒愛君之血至於漣之受誣原已甘心不辯但事在追贓
無論名節貲斧已爲衆湊磬産不滿千餘何以成不疑之
長者將無累叔敖之子孫興言及此不免痛心不敢不實

訴於神也說者又謂此行已觸兇燄當更發揮一番漣恐
繫臣一疏想不能上聞而天網四張亦難以理論徒取明
旨之褻更傷英斷之明似不如聽之公道爲妥無已則有
漣三閭大夫初念極言票擬當歸閣臣用舍當聽銓部刑
罰當付法司中官必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古人尸諫之意
少動時人忠義之心又未知有當於人臣之義有濟於天
下之事否也俱望尊神明賜一夢以決行止瑣瑣冒瀆敢
言附於忠義之下同而亟亟呼搶實情切於疾痛之上籲
惟神宥其褻冒有以啟之漣不勝滌心惶仄待命之至
記

鄭貴妃移宮及召對倂李選侍移宮兩朝始末記

先帝泰昌八月初一日登極是時漣在兵科附導駕之末
與侍班諸臣近瞻天顏沖粹無病容也初四日聞不豫初
八日聞病甚十一日固欲出見羣臣則神采大可駭矣長
安傳聞某日鄭進姬侍八人帝疾甚駭聞鄭固時侍帝側
命內醫崔文昇進藥藥固下利劑也帝一晝夜近三四十
起遂支離牀褥聞鄭同李選侍日以看視爲名邀有封太
后旨諭內閣方從哲發禮部少宗伯孫如游疏請收成命
是時漣署禮科印務擬一疏論列會友人徐僕少養量謂
帝旣不豫李鄭交固左右前後皆兩家私人不見周掌科

一二語隱侵及非天心轉圜周禍立不測君無徒取死且
前旨未見邸傳宮禁事無妄言乃止至十四日有郭王二
皇親徧謁臺省泣訴宮禁危狀謂帝勢已必不起鄭共李
日於帝左右一圖太后一圖后其浼今上天啟附已看承
勒以先帝要封太后此時兩婦蓋環弄兩朝於股掌之閒
矣諸宮侍俱不得近并傳今上時亦向人泣謂皇爹爹素
固健甚今諸奴提弄如此如何了此時漣聞心膽俱裂嗟
夫女戎在側禍豈在明內廷之膠結已深淮南之謀不寢
梁獄之焚何益無謂禍可言也十五日擬神宗諡御史左
光斗并相會議因倡言於朝請諸大老約貴妃姪鄭養性

禮請貴妃移宮理諭鄭養性辭封太后之命十六日共集松棚下是時九卿科道勳戚諸臣詞各嚴正而冢宰周嘉謨則曰汝姑娘當無他意不過只欲汝守富貴我等文武在此汝若聽我等言當爲君包管若不聽我等言胡亂想如要封太后事誰肯等你做無論汝前番許多說話今尚未乾淨還要不避嫌疑莫說富貴不可保身家還不可知鄭懿人也當移慈寧宮而封后之旨猶有人乎帝之側也十七日上召閣部吏科河南道入視疾則聞幾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滿盂十八日枚卜何宗彥劉一璟等時尚欲邀社稷之靈先帝有起日十九日從諸大臣再問安後則聞頭目眩暈身體輭弱不能動履之旨矣漣乃仰天而歎曰以千古一見聖君臣子儻有血心忍坐視其中陰奸以殁不更圖保護且伏有後毒而噤不發一語謂此天日何卽日草疏二十日奏上自分疏不得達御前虛存臣子一段公論以死必耳二十一日枚卜疏錄用輔臣何宗彥劉一璟韓爌等二十二日內傳錦衣官入有旨宣兵科并召閣部科道俱意上且杖漣從諸大臣之後入新參劉一璟韓爌各謝恩上各諭以國家事卿等盡心目注久之因言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月始愈登極後勞著些又未得靜一靜今大病服藥不效天語温藹眞如家人父子閣

臣方從哲曰臣等請皇長子移宮不知何日先帝曰朕便令他別處去不得科臣說他該常在朕前語閒目視漣等手指今上曰他的事都停當了伏侍人都有了閣臣劉一璟孫宗伯言及封李侍儀注帝曰是事朕有年生育多伏侍久因指今上曰也疼他不是朕也不封又請帝慎醫藥帝曰有十餘日不進了冢宰周嘉謨曰醫藥猶第二義皇上清心寡慾自然不藥而愈上停視久之曰宮中無甚麽事因目今上曰哥兒你說一說上曰宮中無別事先生每傳一傳莫聽外邊閒說此大聖人嚴指視之深心矣二十六日再召見先帝音吐猶洪至二十九日召見則謂朕難了國家事卿等爲朕盡心分憂與朕輔皇長子要緊輔他爲堯舜之君卿等都用心先帝又曰朕壽宮要緊閣部大臣共對曰聖壽無疆何念及此各相慰安哽咽不能語適內帷幔中一小豎從上耳語上搖首不應忽一穿紅婦人張手從先帝前挾上入嘈嘈者久之上滯帷幔開若推之出上失色忿向先帝曰皇爹爹要封皇后漣等爲上語急或誤也孫宗伯接之曰皇上要封李選侍爲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即著儀注來先帝漫應之曰著儀注來隨手指語諸臣曰輔他要緊是日凡三召見賜諸臣酒飯君臣父子閒情殊戀戀河南道長顧造曰上已疾甚矣戀戀於

楊大洪文集　卷之一　正誼堂

諸臣若不肯歿於婦人手者庶幾祖宗社稷之靈得無他故自是太平有道天子但選侍形狀則幾於無忌憚可駭共相嗚咽歎詫薄暮始出傳賞燒割各一棹銀幣各有差初一日五更校尉宣召急及奔至宮門則聞已賓天矣攀號莫及或猶有衷旨痛未獲承矣是時周太宰張總院李司農等俱在商議安宗社事中有慮及今上無嫡母無生母無恩養母孑焉一身欲共託之李選侍者漣曰此萬萬不可皇帝無託之婦人之理且此選侍者東宮時事無問如昨日當先帝對羣臣時强今上入復推之出勒要封皇后是何光景無論先帝四十歲皇帝不能堪鄭貴妃及諸蠱惑毒手且李鄭交結權既非一朝彼豈能做好事者若今上一入其手我等恐無見今上之日以職之見此時急宜請見今上一見卽呼萬歲以定危疑卽擁之出乾清宮請住慈慶宮於事始妥語聞三相公到漣向前曰先帝賓天矣今上無聖母可託擔子卽在三相公身上此時事急矣宜急入請見今上卽呼萬歲此我朝先達有行之者事不可緩恐到朝食時有變乃促閣部大老趨乾清宮閹者持挺固阻不容漣從亂人往來中促相公入閹者强相阻職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皇長子小伱們擄住門不容宰相入意欲何爲閹者卻乃入哭臨請見今上上

久不出再四請乃得見其呼萬歲上連曰不敢當者三諸臣請初六日吉登極弁一面封選侍久之上曰從容方相公言社稷爲重初六日登極再不可緩又請上乃曰擇吉注儀來看因請上奉乾清宮門首諸臣請到文華殿受諸臣嵩呼禮畢導至慈慶宮頃奏事中宮某擁上行交付輔臣劉一璟捧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諸大臣簇捧以行甫到中宮諸璫從寢閣內出者共喝你每拉小爺那里走急請回宮爺小害怕因欲奪上入漣因喝之曰胡說殿下是我等主我等是殿下臣子四海九州都是臣子殿下怕甚麼共擁上行過乾清宮門西向坐諸大臣叩頭慰安

訖因請登輿擁到文華殿上仍西向坐諸臣即殿內行五拜三叩頭禮嵩呼畢擁入慈慶宮上謁孝端皇后靈几閣臣劉一璟奏曰乾清宮尚未淨請殿下暫居此令李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吏部周嘉謨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託重出入不宜輕易即往乾清宮行大小殮與朝暮哭臨須臣等到不則請無發駕上首肯中間有欲奏某中官好某中官好者漣曰殿下自有主張不必諸臣指報但汝等中官受先帝及皇祖恩遇當赤心報國一切外邊事在諸大臣一應調護聖躬防禦出入是在內諸臣事少有差池責有所歸諸臣乃退是晴又有言選侍封事者臣

日上思父則不封思母則不封思先帝二十三日凡前言則封思二十九日對諸臣辱先帝事則不封我等都不必與且從容講因議及登極日期有欲移入初三者又欲即移本日午時者蓋各因名位未定慮有他虞臣前進臺臣顧造曰今日是太平時節如何作亂離事況無嫡庶之嫌並長之防父死之謂何含殮未完表箋未上衮冕受朝書之史冊未安畢竟含殮與成服畢羣臣上表箋殿下謙讓再三乃成正始又有謂事甚危疑今日登極於事穩於心上得安臣曰今日之事只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登極與不登極處得安即襁褓何妨不安儘有做了皇帝有事者議

乃定先是宮門未容諸臣入是時宮門開諸臣自外入者各言中外洶洶危疑在呼吸豈容遲遲作太平時事即今夜誰與皇長子同臥起者或言社稷重喪禮與儀文為輕稱引俱是遠見因呼中官宋某令奏宋曰今上少說話一便一二便二初六吉日已奏過了不宜更改那移臣曰但奏言在外諸臣百姓欲請殿下今日即登極以慰中外人心奏入上弗應徐徐曰今日也晏了大小殮未完還照舊擇吉行諭傳出是時諸大臣共謂外廷文武各已備朝服即傳候駕於慈慶宮前行嵩呼禮亦可乃傳未及至外上已出乾清宮嵩呼者不及百人漣從諸大臣出過文華殿

朝服諸臣各憂形怒色而僕少徐養量臺臣左光斗直唾漣之面曰胡以主張今日不登極儻有不妥汝死肉足食乎漣如芒在背無穴可入悔先之多言矣手字屬錦衣駱思恭謂必精揀得當人稽防內外出入而又不得多爲聲色以亂人耳目駱既領略意中事乃與左侍御從周太宰朝房語以選侍無恩無德之故及必不可令同居周乃草請移宮公疏左有單疏初四日既得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謀必欲挾上母子同宮且欲垂簾稱制及挾處左光斗等語甚沸是日漣等候駕尚未出有一中使從麟趾門來漣迎之曰選侍移宮否其人答曰莫講移宮了母子一宮好

如何要兩處住李娘娘惱得很今日請小爺講明白同住幷欲問左御史武氏之言如何說漣語之曰此說不遇我幾乎錯了殿下在東宮是皇太子今是皇帝選侍非太后如何召得皇帝卽封太后太妃是要皇長子封諺云要飯吃莫觸惱火頭今日事君幸奏知選侍好好歡喜順旨移宮後日等我輩與他奏請封號若多抗拒惱了未便且上十六歲長矣他日卽不奈李選侍何君此身安頓何處怒目視之其人還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張潑入東宮門駭傳曰今日選侍要宣皇長子講話垂簾處左御史汝等何尚安然如此漣曰無之出自皇極門則有九卿科道共言當

上公本相爭未果初五日傳聞欲至初九十二始移漣急促方相公曰上明日登極矣無復住東宮之禮相公當上揭急促移宮方相公云到初九十二也罷漣曰但苦上無住處如到乾清宮前日以李在而出今李仍在而入何如前日不出方曰就在東宮住住無害漣曰前日以皇長子而就太子之宮可明日爲天子矣以選侍不移宮而退居太子之宮世間那有天子避宮人之禮且此乾清宮自祖宗相傳是天子之居卽聖母在止當居坤寧宮太后居慈慶宮選侍何人而抗旨占住乾清宮不移豈以皇長子在宮中是他撫育過的前日是皇太子今日是社稷臣民之主矣卽兩宮聖母如在庶宗禮夫死亦當從子伊何人者而敢爲欺藐如此世界反了時諸璫中有言屬先帝舊寵從容也罷漣曰諸大臣是受先帝顧命者先帝自欲先顧其子豈有先顧其嬖媵之理便請選侍到九廟前去講汝是食先帝飯的是食李鄭二家飯的須擡我去殺了便罷不則今日不移宮死不出矣汝等無挾先帝一時之寵以抗先帝六尺之孤聞李進忠盜承應庫銀兩幾盡是必欲盜盡乾清之寶乃已耶爭論聲徹帝座上遣中官傳漣等出卽令移宮李果卽移宮李進忠劉遜劉朝等并以盜藏被緝閣部謂社稷有靈選侍旣移宮明日上乃正乾清宮

矣漣因從諸大臣後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今上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須令諸大璫好生照應其有贓證罪璫已討矣無因此使中官取快私仇又所以安反側子是在諸臣調停是夜大霖雨明日五更大晴霽占氣者見紫氣非雲非霧擁日而出上升殿天清氣朗萬里一碧先是陝西撫臣奏黃河清五日中外臣民共相引慶曰太平有道天子

應山新修儒學記

應山當楚之北偏故有學學亦因陋就簡耳嘉靖時安福王侯修葺之嗣是吏茲土者夫且傳舍其官學之廢興復不關殿最之數應山幷費詘無以爲舉嬴浸循門垣鞠爲茂草卽陟降對越之地雨入苔侵至一切躪踏無禁諸士之藏修游息其間者始未嘗不咨嗟歎惜久亦習爲故常無復問消索闇肳之氣中於人文字卽賢書比年不相接也廣德夏侯至釋菜周迴愀然久之曰人且病之奚以妥在天者夫黨有庠序有術鄉老塾師率里井餘子揖讓周旋亦莫不几筵絃管秩秩彬彬豈百里之地天子且命之而聽其圮壞若是博士劉君陳君與諸士某謀所以鳩義勸公用副侯嘉惠人文之意侯聞而輾然曰譬之家督於此有弟子焉爲之極工精舍拂几賓儒端拜修灑而習之

頌讀猶且恐不及焉顧索其砌義攢窮荒荒茨茆披衡以自爲唔咿地其謂此主家者何乃賦其先人田廬之入附以假貸設處若干金心計禮規鼎今酌昔悅使習於工作輿急公者若義民楊某屬之董理棟宇門堂廊廡庖湢褚堊黈黝之色几筵俎豆之列無不絢好精整規模氣象一煥簡陋耀於光明匪直繕舊矣博士劉君陳君率諸子弟登侯之堂再肅而前曰聞之禮君子不家於官已耳以家爲官士民安受成事自君侯始吾黨賞未之前聞侯曰否否今人之認家者誤耳求田問舍廣大誇其閭左肯構私其子孫而爲家也乎哉家者吾身之所託而麗吾身者之

所庇也余未奉簡書應山士於余東西南北之人耳既受百里之地而君之有父之尊母之親主伯之責應山正吾家矣四履之地單赤之饑寒疾痛皆余所當聞語曰苟有利於百姓吾無愛於髮膚況其身外之有且吾子弟之秀鼓篋遜業之地焉明珠之光不在櫝而美櫝以爲珠重百工之勲不在肆而善肆以爲工資故重學者士資士者學學有司存士敝則草木不榮氣衰則物生不遂應山資士之地土敝氣衰甚矣余實見在家與家之子弟取之余以自完余家第不敢聽家自我索耳非夫東西南北之人人在見恩已在愛德而曰余以家余官乎其敢聞命博士及

諸弟子員瞿然退以侯之言語余不佞因屬余記其事余惟今日之事使剌俗吏但期會簿書頌君子學道新民以諛侯已事侯當不屑受若記歲月存故實以貽來者亦安藉余筆研之役爲侯固日余爲學以重士也侯不愛心力大有造於諸士諸士志之不可祗德侯已已無以爲侯重亦奚所得當於侯余請亦以家喻夫父兄之庇精廬端拜賓師猶恐弗及焉何故無亦欲其子弟鴻漸之羽爲儀鷺振之序賓王乎若猶是荒其職業枯槁蘿纒不濟濟章光王庭一發皇俎豆鐘簴之色而沾沾頌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此以稱父母矣無忝惟是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然後棫樸之作人爲盛夫士不能無愧科名發憤爲名公卿卽大門潤屋於作人者何有今士大夫之病亦只勘身家未明耳昔人天下爲任溫飽非心樓臺無地何以家爲品以重鐘鼎勳以昭旂常是乃善爲身家計久大者而實自不重其家始侯固以言詔之身示之矣式穀似之其則不遠處爲蘭芷出爲圭璋諸士之重於天下者大天下以應山爲士鄉君子軍而源本於率作興事譽髦斯士者侯或當莞爾而笑不文言而行遠不貞珉而垂久吾夫子在天之靈侯其亦有榮施是在諸士志之若余不諛之言附之他山之石可也侯名某字予蘭諸善教善政有輿人之頌在不

具書是役工作之數主亞之名并具在碑陰

揭

表明移宮始末揭

職兩年病廢里居鬚鬢俱已半白日惟性命之憂但心圖苟全之術耳不意起用啟事忽及無用陳人多事之際言不出疑於規避言出而襪線何益補縫軒鶴祇妨賢路一疏乞休病也亦自量宜爾也職既廢閒無與朝事有人自長安中來但一問聖躬安否閒從縣報見有議及移宮事者是非亦山中人不必與聞惟是當日公卿疏請後於慈慶宮前妄有一爭則職也倉卒之際大廷廣衆之前識腐氣麤事欠周詳語傷忿戾省愆誠有之若夫臣民共主久定祖宗家法自嚴移宮不是奪門遲速閒不以寸公言專言僨言只算得言官一上疏一開口尋常事從何處著功畢竟移宮中閒當有安選侍一道於事始妥職郎日已言大臣當密有調停及聞居食無恙之後再請酌加恩數旋且奉有俞旨同然心各相成但未嘗另揭一標指以自明明人耳事後種種府疑疑非以事則職人微望薄之故耳職殊愧死當時詻念言官當爭天下是非之介安危之幾不當爭一已心迹甘一退以省議論則職乞休之本懷也不意去後猶餘疑端當多事之日又分做正經事時之精

神多一番推駁則職之罪滋大職猶言官也不欲裝聾作啞佯若不知冒好官自我之誚職原以不欲爭而去之言官也終只自愧自訟不多擕辯以傷不失和氣之雅惟是東西交搆明主憂危舊臣一念愚衷願當事諸正人君子一德同心合大精神以安內攘外共襄成中興之烈山林一陳人耳無與輕重或以爭移宮事生不能保其身死不能保其名都能一笑甘之以聽公論不復曉曉再言也

被逮時揭

爲心不欲辯聊一自不辯之心以俟天下後世事漣今逮矣逮以楊鎬熊廷弼失陷封疆公行賄賂營求倖脫而漣與左光斗等爲賄營之人也此事而果有也卽顏甲千重不能遮人之共唾縱喙長三尺安能欺念之獨知如其無之不見莫須有竟埋殺赤心人也此不必辯者也至漣之有此一逮也久已自知之而漣之遂成此一逮也繇來之故天下亦能共知之誰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又無俟辯者也人之計算此一逮也封疆題目壓得人頭緘得人口可以汚其名陷其身耳血性男子癡愚不識避忌旣以不愛官不愛生矣前日無所不捹今日當無所不聽辯復何爲此皆心之不欲辯者也而何以不欲辯非不敢辯不能辯私心竊有自盟我輩入告君父出對天下辯駁執爭只

當在國家大是非大安危不當在一己勝負一身利害今日之事大獄頻興有無關係有無枉抑會有任其責者從漣自看畢竟只是身名兩字耳盜金不辯昔人或爲之況在君父之前漣所自恨三朝豢養一念獨盟毫無補於今日堯舜大有負於先帝恩知徒作明時纍臣死且不瞑若夫雷霆霜雪無非天恩有何不可安受我思古人罪則歸己此則不辯之心也但願二祖十宗實鑒此心天下後世其見此心漣之願畢矣謹揭

楊大洪先生文集卷之上終

光緒十三年十月福州正誼書院采訪續刊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林鳴韶虞卿覆校
閩縣林祚會省軒校對